

悲傷有力量， 寫出真實的日常

——訪《何不認真來悲傷》作者郭強生

| 作家與談

Chiang Sheng Kuo Interview

| Talk to Writer

「在照顧的過程當中，會直面每個家人的悲傷，
避無可避，置之死地而後生。」



文：林芳儀（特約撰述）

圖：郭強生

照顧老弱父親的日子裡，郭強生兩地奔波，被瑣碎繁雜的事務淹沒，密集的接觸又逼使他梳理家人間的關係。他追溯父母早年的相識、相戀，到晚年的疏離與埋怨，寫母親罹癌過世，寫兄長遠離家庭，寫情人離去。

一連串的悲傷記憶，在父親失智之際席捲而來，當前照護上遭遇的困境，召喚出記憶裡家人間的情感糾葛，他嘗試理清頭緒，認真來悲傷，接著與家人和解，與自己和解。

不同於過往寫求學歷程和社會觀察、寫多部小說及劇本，2015年秋天出版的《何不認真來悲傷》做了很深的自我揭露，直抒童年、家庭關係、憂鬱症，接著又陸續出版《我將前往的遠方》、《來不及美好》，都是以這樣「私散文」的形式，圍繞著家的崩解和修復。

悲傷的力量

「我突然理解到，最讓我悲傷的不是看著好好一個家，最後會退行成爲一個小小的句點，而是這一切，最終還是無解，成了一道永遠割在傷口的破折號——」
——〈關於痛苦的後見之明〉，《何不認真來悲傷》。

家的崩解起於母親逝世，接著父親失智，郭強生獨力扛起照顧的責任。作爲一名單身中年男性，他深感與同輩友人之間經驗的落差，第一批面對長照問題，又因當時普遍男性對家事的關切較少，身邊幾無人能討論，更遑論交流資訊。當年長照系統不足，且鮮少相關文章，郭強生多方奔波處理，疲憊不堪，週週更新的專欄無疑成了他的週記，成了汪洋的浮木。

「每週固定5個小時的書寫，與其說爲了專欄特別騰出時間來，不如說是一個梳理的契機，釐清自己在害怕什麼、煩惱什麼、焦慮什麼，像是發求救信，一週呼救一次，如果哪次寫不出來就是個警訊了。」



作家郭強生近照。

當時，郭強生每週寫一篇 1000 字的文章，刊登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「三少四壯集」專欄，集結成《何不認真來悲傷》一書。這些文字是他放手一搏的行動紀錄，不僅用來打開自身的結，紓解照顧歷程的苦悶，還能和讀者產生共鳴，互相治癒。

郭強生一邊書寫，週遭的事一邊發生變化。在寫〈所有的堅強都是假裝〉這一篇時，哥哥過世兩週，接著是和情人分手，接踵而來的打擊讓郭強生近乎潰堤，險些書寫不出來。「因為有書寫，有紀錄，有自我對話，我在短時間內成熟了非常多，清楚許多事與對錯無關，而是關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。不能把照顧當作一種責任，而是一種心願。」

有位讀者週週都來信，維持一整年，信中提及：「我看到你筆下的母親是堅強樂觀的人，可以學習母親。」讀者的安慰與鼓勵，也帶給郭強生力量。「就把母親想做的事做完吧！畢竟把家照顧好是母親的心願。」郭強生延續母親，代替她撐起一個家，徬徨迷惘時，他會去想如果母親還在，她會怎麼做？

關於長照的議題，從前幾無人討論，更遑論書寫，因此郭強生的專欄文字得到相當大的迴響。「我才知道原來有這麼多人在社會的角落，默默承受這些，孤軍奮鬥。照顧者該如何調適自己，確實至關重要。」

「悲傷不一定是負面的，可以形成一股力量，幫助更多經歷同樣困境的人。」這是郭強生將專欄集結成冊，出版《何不認真來悲傷》的緣由。面對一些定位為家族書寫的聲音，他不以為然，認為僅是個人的追溯與探索。

「將近一年的時間，我努力捕捉記憶中即將消失的這個家，既不是企圖寫下家族史，也不是自傳之書，只因我最想探索的，是這一家人感情糾結的緣起，與爾後揮之不去的疏離。」

——〈獨角戲〉，《何不認真來悲傷》

《何不認真來悲傷》書摘

《何不認真來悲傷》是郭強生的椎心自剖，集結了當年刊登在中國時報「三少四壯集」專欄的文章。從父親逐漸失智，他兩地奔波，和看護一起照顧的日子，追溯至父母歷經波折抵臺，相識、相戀到出軌、漠然的關係，以及遠在美國的兄長對家人的怨懟，母親二次罹癌亡故的過程。郭強生道出他和每個家人間的齟齬，也揭露曾得憂鬱症的往事，寫情人自殺、遭情人背叛的傷痛。種種悲傷碎片散落在書裡，郭強生一一拾起，與往事和解，重新修復崩解的家，與父親二人在未來的日子裡相伴。



郭強生於《作家命》新書發表會。

一開始，郭強生往返於花蓮和臺北，在工作和照護之間疲於奔命。後來，他留職停薪 3 年，專心回臺北照顧父親，這無疑是一場大冒險。除了經濟壓力之外，還要克服事業停擺、回不去工作崗位的憂慮。

讀藝術的父親，讀文學的兒子，歷經多年的齟齬，在病中「不得不」達成和解，這個「不得不」是無常，也是命定。郭強生在書中提及，父親的老友辭世，他代父親送去花籃，「那一刻我終於對留職停薪是個正確的決定感到安心」郭強生吐露。

收到專欄讀者的回饋，郭強生發現很多人真的不知道如何照顧老人，於是繼續寫出《我將前往的遠方》，紀錄更多照護的細節，寫具體的措施，也寫心理上的調適。「24 小時都在面對『老』，要懂得老人的需要，就需要知道孤獨是什麼，然後安靜傾聽。」郭強生發現他不是在照顧父親，而是在陪伴他，像是吃飯時仍在餐桌上準備三菜一湯，塑造家庭生活感。

「後來我發現，其實就是初老的我，和非常老的他，兩人互相作伴。」

郭強生在崩解的家中，拾起殘骸碎末，在母親、哥哥相繼罹癌過世之後，剩下的兩個人當中，除了照顧與被照顧的關係，更多的是因近距離相處，有時面對父親的排拒，不得不一直回看往日兩人似近若遠的關係。

作伴，伴的是今日，也是昨日。

真實的作伴

從 16 歲 開始創作，郭強生從校園寫到異國，再寫回家鄉與家，從友情、愛情，寫到身分認同和親情，數十部作品都在寫同樣一件事——作伴。如同郭強生 1987 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說集的書名《作伴》，接下來多年的光陰裡，他寫愛情的作伴、藝術的作伴、家人的作伴。

郭強生提及米蘭·昆德拉說過的一句話：「一個作家終其一生都在寫同一本書。」他也認為不同年歲會看到不同的風景，拿同一個主旋律來變奏，才能寫得長久。

2020 年，郭強生出版小說《尋琴者》，寫 43 歲的中年調音師與 60 歲喪妻的老者，兩名男子之間的作伴。從 1987 年的《作伴》到 2020 年的《尋琴者》，從年少的作伴寫到年老的作伴，心境不同，但都緊扣著人與人之間相伴的命題。

無論是散文裡的作伴，還是小說裡的作伴，郭強生想描繪的一直都是「真實」，每時每刻，每個年歲的當下，20 歲、30 歲、40 歲、50 歲，他從不書寫當下未能全盤理解的事，也不想脫離真情實感去鍛造文字。

1997 年寫完《情人上菜》，郭強生停筆了 13 年，因為有感於文字經營太熟練了，寫小說再也不能帶來突破性的喜悅。「我可以善用文字技巧，『製造』一篇小說，但還是希望小說能讓我探索更多。30 歲，可以知道很多事，但距離真正的理解還是太遠。」

13 年後回來寫的第一部作品，就是《夜行之子》，寫 911 事件，寫同志。「我追求的是誠實寫好一件事，不是跟著某個體裁流行才寫，像是 90 年代很多人出來寫同志小說，但我沒寫，其實情慾解放、戀愛，沒有一個身分認同是獨立出來的。」《夜行之子》當中，同志、族群、性別認同交疊在一起，刻畫出人類的多重身分，往往更趨近於真實。

在《何不認真來悲傷》裡面收錄的〈微溫陰影〉這一篇，郭強生初次寫下曾為憂鬱症所苦的往事。一樣在憂鬱症書寫風潮過後，他才提筆，原因無他，是經過多年的沉澱體會，才真正覺得懂了，能掌握了，寫得出那段憂鬱的光陰最真實完整的模樣。

郭強生的創作啟蒙相當早，小學時讀琦君的《賣牛記》，發現真正滿足他的並非情節，而是細節的描繪；國中時讀到白先勇的《臺北人》，讓同為外省家族的他看到蒙塵的光，為生活中朦朧無名的感受找到了答案；高一時，郭強生在舊書攤撿到田納西·威廉斯的舞臺劇本《慾望街車》，不僅成為往後赴美攻讀戲劇碩士、博士的源頭，也從此開啟他對語言藝術更大的想像。

《慾望街車》的女主角說：「我沒有說謊，我說的謊言是真相本來應該有的樣子。」這句臺詞深深觸動了少年郭強生。「這文字這麼準確，背後又這麼龐大。你會知道有一個靈魂，他寫出這樣的話，這靈魂撬開了一扇窗。」

郭強生的「真實」精神貫穿了劇本、小說、散文作品，也因追求真實，而難以日日固定寫作。「內心感受醞釀到什麼時候捕捉下來，都不一定，現在的書寫或將在兩年後天翻地覆，無法貼合生命。如果固定寫作，像是按大綱編故事，和真實生命無關。」

作家命

「作品只能感動你能感動的人，無法預想這些人是誰，他們在哪裡，只能讓作品本身在人世間串起一條線，大家互不相識，因作品而連結在一起。這樣的想像，就足以讓我感覺到寫作的價值。」

郭強生不覺得讀者可以「經營」，比起短時間吸引新讀者，更想要打動到一批真正喜歡他的文字，願意與他長時間產生連結的人。

在社群軟體盛行的今日，作家們紛紛開闢一條新的書寫路徑，除了報章雜誌、書籍之外，臉書、IG 成為新興承載文字的工具，成為作家們經營讀者的管道。而郭強生沒有臉書和 IG，不刻意經營讀者，他說：「從以前到現在，總會有小部分的人從我的文字當中得到慰藉、啟發，只要這一小撮人一直都在，累積下去書也會賣出許多，這就足矣。」



步入初老的中年，少時朦朧未明的龐雜情感，相繼顯影。郭強生出版 40 年精選集《甜蜜與卑微》，不按時序、主題排列，而是進行一場再創作，儼然成爲一部新的長篇作品。「我想要呈現一個人寫作 40 年，就是甜蜜與卑微的一件事。」郭強生藉由《甜蜜與卑微》，對往日時光進行重整，從成長週邊環境，到看到社會的虛偽，再回到探索心裡最敏感壓抑的部分。

停筆後再出發，郭強生把這 13 年間的沉積物打撈上岸，外省身分、同志身分、家中的一分子……紛紛揉雜在一起。「我寫作不是靠靈感，不是以某個特殊事件作爲契機，是不斷累積而成，像鐘乳石，像岩石在大漠當中風化的過程，什麼時候可以成爲一個作品，長久累積下來，一個作品的形狀就出現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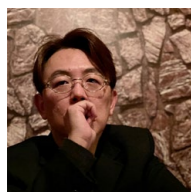
郭強生未寫詩，字裡行間卻充滿了詩意。他要活到老，寫到老。

「再怎樣都還有一支筆。」郭強生寫作四十年，持續筆耕的動力並不在於生活上經歷了什麼，而在於思考文字能承載、改變些什麼。「我是以『寫作人』的身分活著，即使在停筆的十三年間，文字依然在我腦海中奔騰，寫與不寫其實都是一樣，差別只在於有沒有出版成冊，有沒有被看見而已。」

在即將到來的 2022 年的 9 月，郭強生將再度推出一部散文作品，內容分爲兩個部分，第一部分從 18 歲進入大學後的成長說起，回溯到 1980 年代。第二部分則描述中年後，從紐約、花蓮回到台北，城市的滄海桑田所喚起的人生感悟。「夢想在每個時代有不同的面貌，隨著人的成長而變化，這段歷程就彷彿是在一個不斷的輪迴中，一個長鏡頭，一個近距離，兩相對照。」

秉著「真實」的精神，寫「作伴」的命題，郭強生聚集悲傷的碎片，赤裸映照出他的生命。歷經長途跋涉，如今他持續與老父作伴，將往日家人、情人的離去化爲能量，在作品中轉生，用另一種形式作伴。

關於 郭強生



臺大外文系畢業，美國紐約大學戲劇博士，曾於國立東華大學任教，協助創立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，現爲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教授。作品涵蓋散文、小說、評論等，著作等身，獲獎無數。散文集《何不認真來悲傷》獲開卷好書獎、金鼎獎、2016 年臺灣文學獎金典獎，2020 年《尋琴者》再獲得臺灣文學獎金典獎肯定。

郭強生作品年表

本年表僅收錄郭強生近 10 年之新作與再版著作。

